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作者简介

金满楼，原名金松，字海楼，海派70后作家。现为《新京报》、《新金融观察》等报刊专栏作家，专注于历史写作与时政评论，已出版《辛亥残梦：帝国崩溃的前夜》、《晚清的最后十年》、《女人当国》、《民国原来是这样》、《百年前的巨变》（台湾版）等十余部作品。2010年受邀担任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十七集《北洋军阀秘史》电视讲座主讲人。

内容简介

辛亥革命打开了中国历史的一个紧要关口，但民国的未来之路却注定要历经坎坷与波折。在内外交困的复杂局势下，一代枭雄袁世凯以权谋治天下，但洪宪帝制却将其推上绝路。袁世凯称帝败亡后，中国再度陷入到南北分裂的危险境地。在南与北、血与火的冲突中，北洋军阀内部又分化为皖系、直系、奉系等派别，其间朝云暮雨、风云变幻，演绎了民国史上最纷繁复杂的一段乱世传奇。

目　录

楔　子 1
一、落第的秀才靠的不仅仅是运气 3
二、枪杆子里出官衔，抓住机会一飞冲天 10
三、新官上任三把火，载沣要杀袁世凯 14
四、野老胸中负兵甲，钓翁眼底小王侯 19
五、武昌楼上风云起，小排长断送了大清朝 24
六、各地纷纷独立，清廷大势已去 30
七、袁世凯从容拔树，摄政王退政慌张 34
八、孙中山海外归来，袁总理妙计逼宫 39
九、宗社党妄图保皇，革命党炸死良弼 44
十、优待条件要商量，清帝退位凄惶惶 49
十一、定都之争闹纷纷，兵变突起系谁主张？ 57
十二、袁世凯当上总统，唐绍仪南京组阁 64
十三、新内阁危机重重，唐绍仪负气出走 69
十四、陆征祥组阁难产，袁世凯多重斡旋 79
十五、宋教仁的理想：和平竞选！ 87
十六、宋教仁遇刺与可能的真相 98
十七、革命党发动“二次革命” 113
十八、袁世凯的“总统制造记” 122
十九、国民党解散，国会也解散 129
二十、黎元洪入瓮，瀛台安置副总统 137
二一、《二十一条》的真相与屈辱 144
二二、袁克定的“太子梦” 153
二三、古德诺：外来的和尚好念经 160
二四、“筹安会”干不过“请愿团” 167
二五、开弓没有回头箭，皇帝不当也不行 175
二六、蔡锷揭起了“护国”的大旗 182
二七、窝里反，二陈汤，皇帝友人不买账 188

二八、“关门皇帝”羞愤而终.....202
二九、好运气，黎元洪当上了大总统.....210
三十、“府院之争”：一场新的斗法开始了.....218
三一、“菩萨好拜，小鬼难缠”.....226
三二、你说要断交，我偏不批准.....234
三三、“督军团”大闹总统府.....241
三四、张勋入京调停，请错菩萨拜错神.....249
三五、慌慌张张闹复辟，轻松松松讨逆军.....259
三六、闹剧一场：复辟余闻笑话多.....275
三七、总统轮流坐，今年到我家.....282
三八、三湘大地烽烟再起.....291
三九、冯总统与段总理闹翻了脸.....298
四十、段祺瑞三任总理，徐世昌就任总统.....311
四一、欧战结束，南北议和正当时.....325
四二、惨败!巴黎和会上的中国外交.....332
四三、五四暴起狂飙，神州风云激荡.....338
四四、五四之后的民众洪流.....346
四五、老段也弄起了枪杆子.....354
四六、秀才的江湖：“吴大帅”的崛起.....361
四七、靳云鹏内阁风波与短命的直皖战争.....368
四八、直奉首战，吴佩孚威震中原.....379
四九、黎元洪法统重光，曹锟贿选总统.....388
五十、东北王厉兵秣马，直奉再战.....400
五一、冯玉祥发动政变，段祺瑞再度出山.....410
五二、张宗昌大举南下，孙传芳五省联军.....420
五三、郭松龄倒戈，奉系阵脚大乱.....429
五四、“联冯讨奉”与“联奉讨冯”.....438
五五、段祺瑞下野后的北洋残景.....444
大事记.....45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主要参考书目 457
尾声 461
后记 463

楔 子

光绪三十二年也就是西历1906年的10月，正值秋高气爽的好季节，在河南彰德府的古中原大地上，突然间人喊马嘶，狼烟四起，数万人分成两拨在那里奋力厮杀，知道的人晓得那是军事演习，假戏真做；不明白的人还以为又逢乱世，干戈又起。

彰德府便是如今的河南安阳，据说商朝都城曾建在这里，可算是龙兴之地，只可惜地处中原，历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数千年来，不知道有多少战事曾在此爆发，也不知道有多少前朝将士的骸骨在此掩埋。这岁月沧桑，不过一抹黄土，见多也就不怪。

清末光绪年间，京汉铁路修到了彰德府境内，老百姓北上南下也就方便了许多。就在数天前，几列火车轰隆隆的从北边开来，拉来了大批的兵士、火炮和枪械；随后，打南边也来了数列军车，同样拉来了众多的士兵和轻重武器……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彰德秋操”，也就此拉开了帷幕。

早在一年前，北洋军为检验练兵的成果，特在河北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野战演习，史称 “河间秋操”。“河间秋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军事演习，清廷还特别邀请了各国驻华武官、中外记者和各省代表前往观操，当时场面十分精彩。中外人士在观看完演习后，都对袁世凯编练的这支新军给予了高度评价，就连海外军事界的专家也由此对中国的军力作了重新评估……倘若八国联军此时再犯中原，想必会灰头土脸、铩羽而归。

“彰德秋操”的规模比“河间秋操”还要宏大，而且这次搞的是南北军对抗：南军调派的是湖广总督张之洞练就的湖北新军第八镇外加河南第二十九混成协，这支演习部队着蓝色军服，由武举出身的第八镇统制张彪任总统官，湖北新军协统黎元洪任南军统制；北军仍旧是北洋军的原班人马，由张怀芝统制的第五镇及曹锟统领的第一混成协组成，他们着黄色军服，段祺瑞充当北军总统官。

这次秋操分别由练兵大臣袁世凯和铁良担任检阅大臣，王士珍为演习总参议兼中央裁判长，冯国璋为南军审判长，良弼为北军审判长，各省阅操大员均为审判员。参加这次演习的两军官兵共计三万三千余人，两军分拨对垒，依次操练冲锋战、遭遇战、防守战三种战法。演习开始后，南北军各兵种如步兵、骑兵、炮兵、工程兵也纷纷上阵，各显神通，阵地上只听得炮声隆隆，杀声震天，两军鏖战竟然难解难分，假打几乎就要变成真打。

在这紧张的时刻，担任阅兵大臣的袁世凯和铁良见势不妙，随后赶紧喊停，使得原本一周的秋操在演习三天后便告结束。最后，南北两军举行了联合阅兵式，在赢得中外的交相赞誉后，演习成功，皆大欢喜。

《孙子兵法》中说:“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古圣贤又说：“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慎”，这两种几乎对立的说法说明，军事力量的强大乃是难以操控的双刃剑，治国者不可不慎。但在经历了甲午战争与八国联军侵华的惨败后，清廷终于认识到满汉八旗、绿营练军都是些中看不中用的绣花枕头，要想在内外交困中继续生存，就必须要编练新军，实行军事现代化，即使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在所不惜。

由此，练兵也就成为清末十年最重要的任务，清廷财政收入的大头都被用在编练新军上，而一代枭雄袁世凯也就此脱颖而出，成为清末最耀眼的政治明星。在晚清的最后十年中，袁世凯划出的光芒甚至让清廷都为之黯然失色。

可惜的是，等到这北洋军练得兵强马壮的时候，清廷的日子也就不好过了。大清朝耗尽财力物力练就的新军，原本是希望用来抵御外侮，但到头来却反戈一击，清廷等于是给自己掘下坟墓。在编练新军的过程中，袁世凯掌握了实力最强大的北洋军，而其他的新军将领也都手握重兵，这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政治资本，试问这名列“彰德秋操”上的各路英雄，哪个不是清末民初的大人物？

“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历史的残酷，原本就是如此的真实与荒唐。区区不过百年前，清室式微失权柄，中原大地烽烟再起，可叹民国多少风流豪杰，不过转瞬即逝，化为如烟如梦如幻之往事，抚今追昔，多少慷慨，多少唏嘘！

一、落第的秀才靠的不仅仅是运气

彰德秋操的数年后，隆隆炮声早已烟消云散，人喊马嘶的练兵场也在乡民们的记忆中日渐淡忘。当年被数万大兵们践踏过的山川旷野，如今也就恢复了昔日的宁静，好似那太行默默，依旧春花秋实；洹水依依，曾经万古长流。

天高气爽话中秋，太行山下、洹水河边某座高宅大院里，陡然又响起了本地罕有的喧闹，只见院中戏台高筑，锣鼓喧天，虽然宴席上早已是高朋满座，但宅前大道上的来往宾客们却仍旧络绎不绝，好一派热闹非凡的景象。这一天，也好似当年秋操的天气，尽管阳光高照但已略带寒意，所幸主人待客有道，各方宾客在杯觥交错、相互致意间，其气度显然非一般的地主老财家所能相提并论。

正当园子里排开酒席、戏班鸣锣开唱大戏时，突然一匹快马从远处大道上疾驰而来。看来，这位骑士不像是来赴宴，而是要报告一件急如星火、了不得的大事而来。在众人停杯错愕间，报信人已经勒住缰绳，飞身下马，只见他拨开人群，三步并作两步的赶上前，从怀里掏出一封电报呈给其中的一位矮胖老者、也就是整个事件中被众星捧月的中心人物。

这时，戏台上也识相的停止了吹拉弹唱，诸宾客都屏住呼吸，试图从当事人的脸上看出些许端倪。矮胖老者倒还算遇惊不乱，他一手端着酒杯，一手接过电报，但当他看完电文后却突然脸色大变，在杯子跌落脚下的瞬间，他失声道：“大事不好！此乱非洪杨可比，不可等闲视之！”

此矮胖老者，你道是谁？乃是三年前便赋闲在乡、朝野内外大名鼎鼎的袁世凯是也。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这一年，是辛亥年；这一天，是1911年10月11日，也是袁世凯的五十二岁生日。

袁世凯出生于河南项城，在数百年间，老袁家原本也是默默无闻，不过家道还算殷实，在免于饥馑之忧的同时尚有余力，数代人都是以耕读传家。后来也不知是他家祖坟的篙子翘了，还是文曲星偶然路过他家，这袁家突然间便忽喇喇的发了……父子进士，弟兄举人，一门两代四贵人……乖乖，了不得啊，于是项城袁家也就成了当地望族。

父子进士，弟兄举人，这和袁世凯都没有直接关系。所谓的“父子进士”，指的是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和堂叔袁保恒（袁甲三的长子），这对父子分别于道光十五年（1835年，比曾国藩早一届）和道光三十年（1850年，比李鸿章晚一届）中了进士；所谓的“弟兄举人”，指的是袁甲三的次子袁保龄和袁世凯的叔叔袁保庆（袁树三的次子，袁甲三的侄子）分别中了举人。

古代人常说，科举乃是“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也就是说，要想科举得中，一要靠命，二要靠运，三要靠祖坟的风水，四要靠先辈积得阴功，这第五才轮到读书。您要是不信，看看那些考到白了少年头的老童生便知。

大家想，当年这科举考试是何等的难考，这举人和进士哪个不是过十五关斩十六将、千里挑一甚至万里挑一的大牛人（要不怎么说范进同志在中举后会激动得发疯呢）？那时参加科考的读书人多如繁星，考不中是正常，考中了那才叫稀罕。你想袁家不过区区两代人，一下子就出了两个进士、两个举人，真真是了不得、不得了啊。

不过，老天爷又是公平的，这袁家虽然显赫，但家里做官的却大都命不长。比如袁世凯的叔祖父袁甲三，当年也和曾国藩一样文官将兵，并在疆场上与太平军、捻军以命相搏，干的是刀口上舔血的营生，最终靠着无数颗人头才染红了头上的顶子……大概杀气太重，袁甲三只活了57岁便见了阎王。袁甲三的两个儿子，袁保恒和袁保龄，这两位的寿命更浅，分别在52岁和48岁便告离世。

说完了袁甲三家，再来说说袁世凯家。袁世凯的祖父袁树三是袁甲三的长兄，他老人家和弟弟袁甲三相比，文才差得太远，不过混了个秀才（而且还是捐的）。好在袁树三的儿子袁保庆还算争气，不管怎么说中了个举人，算是给袁树三挣回了点面子。不过，袁保庆有一遗憾，那就是他年近四十却依旧膝下无子，于是便在与父亲商议后，从兄长袁保中那里过继了一个儿子。袁树三的大儿子袁保中也是个秀才，他在功名上虽然不如弟弟袁保庆，但他比弟弟会生孩子，而且一口气就生了六个儿子，这过继给袁保庆的就是其中的老四。

这老四是谁呢，不说大家也猜到了，这就是鼎鼎大名的袁世凯啊。

袁老四的运气着实不赖，他七岁的时候便离开老家跟着嗣父袁保庆在外地的大城市生活，见过不少世面。袁保庆虽然只是个举人，但在家族的荫护下官运亨通，他曾经在济南和南京等地为官，还放过盐法道这样的肥差。可惜的是，袁家的魔咒对这个举人大老爷更加残酷，袁保庆比叔叔袁甲三和两位堂兄弟更要短命，他活到 44 岁便抛妻弃子，离开了人世。无奈之下，袁保庆的遗孀牛氏只好带着十四岁的嗣子袁世凯回到项城老家，但就在第二年，袁世凯的生父袁保中也因病去世，他离六十岁那道门槛还差得远了。

袁家当时乃官宦之家，吃穿固然不愁，但此时的袁世凯母子毕竟是孤儿寡母，也颇为可怜。这时，袁世凯的运气又来了，他的堂叔袁保恒，这位在翰林院做编修的进士大老爷，他在回乡省亲的时候见他们母子可怜，而袁世凯年纪虽小，但看上去天资聪颖，似乎人才可造，于是便将这个侄子接到北京，打算让袁世凯跟随他读书，日后走科举之道。于是，十五岁的袁世凯便跟着堂叔袁保恒去了北京。

可惜的是，虽然袁保恒自己是个饱学的翰林，但袁世凯其严格教导之下仍在乡试的时候两试不中，就连当时另一位在京为官的堂叔袁保龄也说袁世凯在学问上天分不高、前途不大。据说，袁世凯在羞愤之下将以前所作的诗文全部付之一炬，说：“大丈夫当效命疆场，安内攘外，乌能龌龊久困笔抵砚间自娱光阴耶？”

袁世凯的话颇有意思，当年洪秀全因考不上秀才而撕了圣贤书大骂：“再也不考清朝试，再也不穿清朝服，老子以后要自己开科取士！”……于是洪天王就另立门户，造反了。不过话说回来，那时考不中举人真是太正常了，比袁世凯年长一岁的康有为算是有才华吧，可他老人家考举人的时候照样五试不中，足足虚掷十六年的光阴！如此看来，科举顺利者如曾国藩、李鸿章多为守成之臣，而科举之路坎坷者如康有为、袁世凯则多有叛逆之心，或者说更有改革的需求和愿望，这也是在情理之中的事情。

袁世凯出身官宦世家，自然还没到要去造反那一步。但也许是定数，袁家的那个魔咒随后找上门来，袁保恒于 1878 年因感染时疫而病逝于开封任上，袁世凯只好再次返回了项城老家，当时他刚满 20 岁。所幸的是，四世同堂的袁家正好在这一年分家，袁世凯以袁保庆唯一的嗣子身份分得了一份丰厚的家产。

由于袁世凯过惯了大都市的生活，因此他在老家呆的时间并不长。在分家之后，他很快便搬到陈州居住，由于家中的长辈大都离世，年轻的袁世凯无人看管，他当时最爱好的活动便是饮酒交友，常常是一醉方休；或者郊原驰马狂奔，行为放荡不羁。陈州府的太守吴重熹是袁家的世交，他见袁世凯不肯读书应试，也常常加以劝戒，但袁世凯并不醒悟。

袁世凯不喜欢读书是有原因的，他学习科举制艺但又不守绳墨，不愿受此束缚。譬如他喜读周犊山的文章，但仅限于摘取文中豪迈不羁的语句而从来不肯卒读，也不求甚解。有一次，袁世凯的老师王雁臣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为题，命他撰写一篇八股文。

袁世凯交卷后，王雁臣发现其所作之文有模仿周文皮毛之痕迹，但文章却逻辑蛮横无理，野性难驯，而且前后词句多不通顺。在文中，有一段最为可笑，曰：“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土，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

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拜手稽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

袁世凯曾有一个老师名叫曲沼，此人颇擅武艺，曾教袁世凯练过拳术，后来袁世凯喜欢驰马试剑，估计与此有关。年轻时的袁世凯喜欢骑马，而且善骑悍马，他在归里守制时最爱读兵书，虽不能通晓其中的含意，却喜欢在客人面前侃侃而言，大加卖弄。当时在他的书房中，曾摆满了六韬三略之类兵书，各种版本都有，当时人送绰号“袁书呆”。

对于这个绰号，袁世凯很不以为然，他曾经对人说：“过去我好奋匹夫之勇，现在学了敌万人之书，才知道好勇斗狠其实没有什么用处。三军不可夺帅，要是我手上有十万精兵，便可横行天下。”

据传，陈州府城隍庙前有一位很出名的相命先生名叫“瞿然惊神算”，有一次袁世凯请他看相，这位瞿然先生在对袁端详很久之后，以极其严肃的口吻说：“公子天庭广阔，来自富贵之家，少年英发，出人头地，中年位跻公卿，五十微有挫折，但正是以退为进，祸为福倚，此后有七年大运，贵不可言。”

袁世凯走后，瞿然先生望着他的背影，又补了一句：“此子不同凡人，如宿命论定，必为乱世之枭雄。”当时陈州还有一位名叫段晴川的翰林学士号称知人论世，颇有独见之明，凡经他品题过的人，无不名声噪起。袁世凯也曾慕名前往谒见，段翰林也认为袁世凯将来的功业极可能凌驾于其叔祖袁甲三之上，但才气有余而制艺不足。

分家后的袁世凯尽管已经自立门户，但家里人仍旧希望他走父辈的科举之路，不过袁世凯倒还头脑清醒，他知道自己不是科举这块料，于是他在考虑再三后决定放弃功名，另寻出路。1881 年 5 月，袁世凯前往山东登州投奔嗣父袁保庆的拜把兄弟吴长庆。

吴长庆和袁保庆是生死之交，当年袁保庆突然病逝的时候，便是吴长庆亲自料理的丧事。当时的吴长庆是淮系的重要成员，他统率庆军六营驻防登州，督办山东防务，深受李鸿章的信任和重用。袁世凯

作为袁保庆唯一的嗣子，吴长庆自然是格外关照，袁世凯去后便在庆军营务处任会办一差。

在军营的日子里，袁世凯受吴长庆之命拜在他的幕府、后来的状元郎张謇门下学习，但袁世凯的文章“文字芜秽，不能成篇”，让张謇无从删改，深以为苦。不过，袁世凯虽然文章写得糟糕，但处理起军务来却如鱼得水，井井有条，似乎天生就是干实事的料。

历史证明，乱世人才多以军功起家，当年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袁世凯的祖、父辈袁甲三、袁保恒、袁保龄、袁保庆乃至吴长庆等，都是如此。在局势变幻不定的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袁世凯投笔从戎，倒也不失为一个明智的选择。

1882 年 8 月，朝鲜突发“壬午兵变”，在朝鲜国王的请求下，清廷派庆军入朝弹压。袁世凯也随同进入朝鲜。在朝鲜期间，袁世凯崭露头角，他在帮办军务的时候以整顿军纪和镇压兵变有功，为朝鲜国王所器重重，并获得清政府奖叙五品同知衔。

据《容庵弟子记》中记载，在到达朝鲜后，袁世凯在随同北洋水师统领丁汝昌下船探查士兵登陆处，中途因潮退而舟陷于滩，丁汝昌与袁世凯只好赤足而行，在砂石滩上走了数里远。等到登岸时，袁世凯的两足都已破裂，丁汝昌当时半是取笑半是夸赞的对小袁说：“绔绔少年亦能若是耶？”

清军进入朝鲜后军纪散漫，常有扰民之事发生，吴长庆便将整顿军纪的事情交给袁世凯。袁世凯在得到吴长庆的全权后，一有犯令者便立刻痛下杀手，树立自己的威信。有一次当地缙绅控诉清军士兵奸戕韩妇，袁世凯得报后立刻徒步往查，并带兵搜捕一昼夜而未进一餐，最终抓获元凶并亲手刃之。对于清兵吸食鸦片的，袁世凯最为痛恨，抓到必杀无赦，就连跟随吴长庆多年的武弁，也有被袁世凯所杀的。

不仅如此，袁世凯还帮朝鲜国王训练了一支五千人的德式新军，令朝鲜上下大为慑服，也充分展示了袁世凯的军事才能。后来，这支新军在朝鲜“开化党人”政变时发挥了重要作用，袁世凯协助国王控

制局势并镇压了亲日的“开化党人”，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也因此大为受挫。

袁世凯在这些事件中的出色表现，给李鸿章等朝廷大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机缘巧合的是，当时袁世凯的堂叔袁保龄正在李鸿章的幕中且为之倚重，这对袁世凯的帮助很大。但凡国内有点风吹草动，袁保龄都会提前告知袁世凯并为侄子出谋划策；而在李鸿章的面前，袁保龄自然也少不了为袁世凯敲敲边鼓，并在适当的机会为之美言几句。在吴长庆去世后不久，袁世凯便在李鸿章的保荐下，被清廷任命为“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一举成为清廷在朝鲜的“监国”大员，此时的袁世凯不过二十六岁。

选对了路，跟对了人，往往事半功倍。由布衣一跃为朝廷的三品大员，这离袁世凯投军不过区区四年时间，这在当时的官场可谓为奇迹，也是袁世凯的老友、在科举上一帆风顺的徐世昌所望尘莫及的。在康有为还在为考举人而苦苦挣扎时，袁世凯早已是轻舟已过万重山，谁说成功的道路只有科举这个独木桥呢？

不过，袁世凯这个位子也不好做，当时的朝鲜内外交困，内有亲中、亲日各派势力矛盾重重，外有俄日英美各方列强的不断窥渗，在如此复杂的国际形势下，袁世凯在朝鲜洋务军事一把抓，倒也从容应对，游刃有余，比一般的举人进士要强得多了。

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中，东北亚的局势风云变幻，袁世凯能力虽强，但帝国主义的力量更大，特别是蓄意扩张的日本更是对朝鲜势在必得。在甲午战争爆发的前一年，袁世凯被升为浙江温处道（挂名官衔），但仍留在朝鲜。第二年，朝鲜东学党起事，日军在清军应邀进入朝鲜后也大举进入，由于清廷在朝鲜问题上决策屡屡失误，局势终于不可挽回。

袁世凯还算是个聪明人，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的前夕，他见势不妙，最终想方设法找了个“治病”的借口落荒而逃，回到天津。

二、枪杆子里出官衔，抓住机会一飞冲天

甲午战争爆发后，袁世凯被李鸿章派赴东北前线，仍旧以浙江温处道的名义协办前敌营务处，负责筹拨粮饷并联络各军。由于清军在战争中节节败退，朝野人士在战后交章上奏，争相向朝廷献言练军之法。

说到练军，那些士大夫基本都是些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见，和袁世凯比起来就差得远了。以袁世凯当年在朝鲜练就新兵的经验，李鸿章让他做个前敌营务处会办，实在是有点屈才。报国心切的袁老四对此也不甘心，他利用朝廷急于编练新军的心理，组织了一批人帮他翻译外国军事教材，包括训练方法、编制、营中制度等，然后他又结合当年的练兵经验，草拟了《练兵要则十三条》、《新建陆军营制饷章》、《募订洋员合同通稿》等材料在朝廷大员们中间广为散发，为自己赢得了知兵治事的赞誉。当时很多朝廷大员，如恭亲王奕䜣、庆亲王奕劻、兵部尚书荣禄、军机大臣李鸿藻，还有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督抚，都对袁世凯交口称赞，一致推荐。

这真是奇了。要说上面的那些大员，那可都是当时朝廷最显赫的权臣，怎么会对这不过三十六岁的袁老四如此看重呢？要说起来，这天下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袁老四的确是有两下子，譬如他那《练兵要则十三条》写得着实头头是道，无论是军律、军饷，还是枪械管理、募兵标准等，样样都说得了点子上，让那些不知新军为何物的朝廷大员们大开眼界，称赞有加。

袁世凯的运气也实在是好，恰好这时编练定武军的胡燏棻被调去督办津芦铁路，袁世凯乘机上下活动了一番，督办军务处的领导恭亲王奕䜣、庆亲王奕劻、翁同龢和荣禄等人随后便联名保荐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前往小站练兵。有了这些朝中大佬的保荐，事情当然好办。由

此，袁世凯便屁颠屁颠的跑到天津小站练兵去了，这也成为他一生事业的发迹之始。

1895 年 12 月，袁世凯到小站正式接管了已初具规模的定武军，在将原定武军的兵额招足到 7300 人后，袁世凯将之改名为新建陆军。为了把新建陆军建成一支模范军，袁世凯重金聘请了包括退役军官沙尔在内的十几位德国教习，并规定全军使用统一的新式步枪、马枪和快炮，其中大都为德制或奥制的标准化枪械，这大大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袁世凯治军相当严厉，他亲自制定了新建陆军《斩律十八条》，要求士兵严格遵守，其中如：“临阵回顾、退缩及交头接耳私预压者斩；遇差逃亡，临阵诈病者斩；结盟立会，造谣惑众者斩；持械斗殴及聚众哄闹者斩；黑夜惊叫疾走乱伍者斩”，等等，犯者定斩不饶。

新建陆军的军制很严密，包括募兵、行军、操典、驻扎等，都有详细的规定。袁世凯对军队管理极严，日则督操，夜则巡营，从不懈怠。有一晚袁世凯巡营，偶然发现一士兵偷食鸦片，袁世凯当场拔出佩刀将之手刃，全营为之震惊，自此营中再无人敢食鸦片。

此时的袁世凯，所有的精力和心思都放在这支军队上，几乎连吃奶的劲都用上了。在军营中，袁世凯以身作则，他和普通士兵一样，着军服、扎皮带、穿马靴、挂佩刀，一副赳赳武夫的样子。在平时的训练中，袁世凯经常亲临现场观看操练，某次阅兵时突然下起大雨，手下的军官要给他打伞，他一把推开说：“士兵都在雨中，我怎么就不能淋雨？”

在建军之初，袁世凯也刻意制造亲善士兵的形象，每次发饷时，他都亲自监督，以杜绝军官吃空额、克扣军饷的劣习。不仅如此，袁世凯还经常深入各营，接近下级军官和士兵，甚至连棚头这样的小头目都能叫出名字，很不简单。

袁世凯的努力没有白费，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后，新建陆军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在军队的兵营里，到处都是认真负责的洋教习、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